

◇读《诗》笔记4

车人赞歌

□ 白军君

后人解读《诗经》，总是强调“经”的成分，而忽略了“诗”才是本质。这样自然就把“诗”读“死”了。

原生的，野性的，自然的，纯粹的……“风”，才是《诗经》中“风”的文学审美品质。

来，专门说《伐檀》。

《魏风·伐檀》的主旨众说纷纭，几无定解。依我看，《伐檀》就是一首赞美诗，赞美了如君子一般敬业乐业、技艺精湛的车人“不素餐”，是对古代从事造车行业“车人”的礼赞。

《伐檀》三章，各章分别以“伐檀”“伐辐”“伐轮”开笔，且都以“坎坎”修饰，节奏感铿锵有力。前两句叙事，第三句描写抒情——

河水清且涟漪。
河水清且直猗。
河水清且沦漪。

显然，“河清”是句子里的中心词。全诗三章都用河清领起。这就为全诗定下了刚柔交织、乐观豪迈的情感基调。《伐檀》是魏风，魏国位于黄河流域，“河”在《诗经》中多作黄河解。自古河清象征政治清明，海晏河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各章第三句抒的什么情自然一目了然矣。每节中的第三句都是对前二句叙事所作的情绪和情感色彩维度上的归结——美丽的檀林风光，节奏欢快的凿木声，碧波荡漾的河水，欢愉劳作的工匠们。字里行间哪里有丝毫的不满情绪呢？责问、愤怒和忧伤又从何说起。

要准确理解《伐檀》，就须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回到《伐檀》反映的那个远古时代。当时，社会形成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专门造车的人被称为车人，是一种技术含

量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也很高，受人尊重羡慕的职业。据春秋末代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记载，在周代，马车已不仅是王公显贵出行狩猎时的代步工具，还是生产中最重要运输工具，尤其是战争中的主要“攻守之具”。《考工记》还说，制车业是周代集大成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部门，是制造水平和工艺水平的集中反映。

请问，在哪一个时代有谁会去掌握先进技术能够制造出先进的生产工具(运输)或尖端军事武器(战车)的高端技术人才抱有仇视的态度呢？遍读史书，答案只有两个字：没有。凡是持反对态度者，就是阻止生产力发展，反对社会进步，开历史倒车。孔圣人当然不会把宣扬此种落后观念的诗作入编《诗经》。

那么，为什么“伐檀”“伐辐”“伐轮”三种不同的动作之后，“檀”都“置之河之干(侧、涘)兮”呢？

这要从制车的工艺流程说起。

车的重要核心部件是车轮。车轮又细分为轂、辐、牙。木材大多是直的，车牙、车轂形状为圆形，如何在技术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呢？办法是，先用河水浸泡木材，使其富有弹性而变软，在制作轮牙弯曲木材时不会爆裂。制作车轂，凿挖榫眼极有讲究，要标记树木的向阳面和背阳面，因为两面木质纹理密致坚硬不同，为了求得受力均匀，先用河水浸泡木材，然后用火烘烤木材的背阳面，这样处理过的木材用作车的轮轴时吃力匀称，使用坚固，不会轻易散架。我出生的村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仍旧沿用以水浸木以火烘烤制作犁具的古老方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伐檀之“伐”是砍

的意思。伐辐、伐轮中的“伐”是开凿之意，引申为制作。

再说一说“彼君子兮，不素餐(食、殍)兮”。自古以来，这一句是《伐檀》主旨争议的焦点。

《诗经》中“君子”一词在63首诗中出现过，明确指统治者的不过十几首，就是把指代贵族阶层的算在内，也不过24首，而且集中在“雅”“颂”诗中。其余39首都在“风”诗中。概括起来，《诗经》中的“君子”语义有三：指在位者；指有才德的人；指男子。而在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君子基本上是指德才兼备的人，或者专指品德高尚的人。君子直指丈夫和女子爱慕的人，集中在《诗经》“风”诗中。

综上，“彼君子兮，不素餐(食、殍)兮”就是一句肯定的陈述句，毫无反问的语气，翻译过来就是，那些君子啊，不是白白吃饭的。

我们读《诗经》中的“风”诗，千万不要忘记它们就是古人活泼泼的一团精气神，它的属性是原始的，野性的，真诚的，淳朴的，古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和花哨。

让我们深入到文本内部。一首完整的诗歌作品，在内容上必须具备连续性和延续性，所依托的是语言的秩序感，也就是语言的逻辑。是语言的逻辑把意象、意蕴、意境统领和组织起来，使诗歌语出有据，情有可依，散而不乱，零而不碎，这样，使诗歌作为文学样式保持了诗意的完整和整体形式的审美。

简单梳理一下《伐檀》的意脉，找出诗歌内在语意逻辑。前三句是一部分，后面六句是另一部分，这两个部分在意境上毫不“粘合”，在内容上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留下的空白实在太多了。

合乎情理的解释应当是，《伐檀》是一首有乐器伴奏的乐歌，演唱形式是典型的男女声对唱，前三句男声演唱，后六句女子演唱，前后两部分内容上都是赞美车人是君子这个主题，情绪上是“粘合”的，深含着对劳动创造价值的礼赞。所谓峰断云连，辞断意属。不要忘记，《诗经》最初是诗和乐的结合，歌之咏之舞之蹈之才是它直观的呈现方式。

让我还原到《伐檀》演唱时激情洋溢的盛大场景。

男唱：
欲伐檀树声坎坎啊，
棵棵放倒堆河边啊，
河水清清微波转哟。
女唱：
为何三百捆不往家搬啊？
不冬狩来不夜猎，
为何见你庭院猪骯蹊啊，
那些君子啊，
不是白白吃干饭啊。

附：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亿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涘兮。河水清且沦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鸢兮？
彼君子兮，不素飡兮！



小舟撑出柳阴来

宁琳净摄

◇美文

静乐赋

□ 张静洲

大美静乐，汾阳故地。东达秀容龙城，南扼楼烦古交。西通锦绣岚州，北望长城天池。襟四塞之枢纽，控八方之都邑。山明水清，静地乐土；钟灵毓秀，三晋名城。

维我静乐，历史悠久。石器时代，文明肇始。唐尧夏商，均为冀州。春秋属晋，战国为赵，秦属太原郡晋阳邑。西汉高祖元年，始置县名汾阳，属并州太原郡。隋移尉岚县治于三堆城。唐初属河东道，武德四年置管州，开元废州，以县属河东道。宋属河东路，熙宁先废后复置宪州，政和五年赐名为汾源郡。金元并入岚州，隶属冀宁路。明洪武罢州复置静乐县属太原府。清隶雁门道忻州。民国属雁门道。自古御敌前沿大争之地，民风淳朴勤劳慷慨义气。远眺历史长空，烽烟浩浩锋镝如雨；直待中华成立，红旗飘飘开启新篇。

维我静乐，山川形胜。苍莽管涔横东北，雄奇吕梁接西南。山列千重静，河流一带明。阳春盛夏则芳菲烂漫，深秋寒冬则霜红雪白。金鹅泊水泽步六社，浩浩清波一河锦绣。层峦叠嶂古木参天，佛国浮图石窟可鉴。林草漫漫，盆地沃原野；松涛阵阵，汾河映白云。群山朝揖汾水做带，水光潋滟鱼跃雁飞。三山两水环抱，阡陌交通相连。玉石驼峰，听铜铃悠悠。神烟风洞，闻梵音袅袅。天柱龙泉，惊瀑布天成。文峰凌霄，书文脉千古。悬钟神韵，观石林万象。显字佛崖，拂万华清凉。太子灵蛇，花山状若蝴蝶。千佛净居，摹刻北魏微笑。文庙书院，儒学积淀深厚。巾岩瀚雨，流雾祈雨显灵。冰洞寻幽何奇幻，天池避暑且逍遥。

维我静乐，人杰地灵。胡服骑射，战国赵武灵王荡平楼烦地。擎天一柱，北魏尔朱荣经行三堆祭天。天池巡猎，隋炀帝杨广建汾阳宫。古钟倒扣，唐王李世民屯兵悬关。秉直经国，明代王希曾坚贞不渝。勤政廉洁，清季李奎宣矢志无悔。五四先驱，高君宇生若彗星闪电。七七事变，吕调元惨遭毒液蒙害。英年早逝，郭文炳突围血洒疆场。百团大战，贺龙康家会抗日大捷。叱咤风云，千古江山英雄辈出；敢为人先，百代静乐浩气长存。

今我静乐，气象万千。汾碾交流处，擎天一柱悬。藜麦青青，特产供奉京津；煤铝浩浩，资源承接西东。大路朝天，太佳静兴高速飞越关山；铁甲巨龙，太古宁静铁路天涯比邻。小米莜面健身延年，土豆沙棘粒大质甘。纤云弄巧，剪纸刺绣绽奇葩；荡气回肠，八音道情遍行云。家园整洁老少宜居，园林城市宁静和乐。

智者乐仁者乐山，静山乐水于斯益彰。绘蓝图，民生事业转型跨越科学规划；创伟业，脱贫攻坚经济翻番完美收官。生态宜居文明和谐，开放包容互通四海。看百业振兴日新月异，喜潜力无限月异升。愿静乐儿女，长风破浪传承百代盛名；愿大美静乐，大笔如椽谱写世纪华章。

大战！静乐，祈十六万人民永保福祉。
大哉！静乐，祝二千零五十八平方公里宝地和静康乐。

—— 公元二〇二二年谷雨

三川河

99期

◇诗词坊

相信春天

□ 布日古德

把丰收最先托付给春天
弯下腰去与土地一起信任牛马
信任河流，汗水

把春天裁出三截
一截回归原始的野性
像野花，荷塘，白兔和红狐狸
一截兜在怀里，放在手心上
像那些听话的谷子，高粱和小麦
一截留给七月流火，让青纱帐拔节、摇曳、秀穗

春天的巨幅广告

做给桃花，梨花和杏花
小不点的地丁花用油画笔
涂抹在呼兰河两岸，八卦街西南角
左岸一地粉白夹杂着金黄，右岸一地血红

相信春天
就及时戴上紫花土豆
让羊群跟着一支歌跑遍山岗
相信春天就摘去有色眼镜
大自然的色彩斑斓
包括李子熟了
麦子黄了，刚刚升起国旗
让蓝天下的白鸽子衔走
一穗谷子，一支歌

◇读史札记

云竹湖

□ 张秀梅

有云、有竹、有湖……
是天上仙女盈盈一滴相思泪
汇成这一弯多情的湖水
雨时而晴迷朦的湖边
独自横着的小舟正等待它的主人
那只在弯弯的山路上徘徊的蝴蝶
可是庄周梦中的自己
湖心、小舟、石碾、石磨、栓在树上的吊床
全都隐在绿荫的怀中
绿的云、绿的雾、绿的空气
瞬间迷失了自己
幻化成一片碧绿的叶子

探春

□ 董银莲

春风吹乱蓬松的头发
纱巾飘飘
与风等遥遥致意
拾阶而上
绿意翠生生
簇拥身前身后
拈起一枝春芽
窃窃细语
诗情结伴
寻觅知音
山顶探春
美景已开在心中

学诗

□ 闫瑛

六句已过好学徒，
半是癫狂半是痴。

晨早揣摩查古典，
夜深探究探新知。

常因觅句勤翻卷，
也为雕章苦费时。

莫道退居缺乐趣，
怀春老树展荣枝。

其奸的。刘备枭雄，怎能不明白这一点？

故事五：还有一种谗言，张冠李戴，本来无事，但说的人多了，结果无人不信。一个与曾参同名者杀了人，有人跑来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了人，曾母听都不想听；过了一会，又有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依旧不为所动；第三个人又跑来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这次面色都变了，连忙跳墙跑了。曾参乃圣人学生，德行非常好，但有三个人说他杀人了，连他的母亲都相信了，何况他人！

进谗言者，当然是有所图，有的争权，如郭开、王若欽之流；有的夺利，如唐玖之流；有的是打击对手，如刘备；有的是以讹传讹，无事生非。信谗言者，却不一定是昏庸无能，如曹操、宋真宗、曾母等。但缘何又听信谗言？实在是因为谗言无往不利，它专门针对人性弱点，诱使听者产生负面的想法。更何况被谗言所害者，大都是长于谋国，不屑为一己私利蝇营苟苟，且不懂自处之道，难免被人乘隙而入。所以以曹操之智、董卓之仁、曾母之亲，也难免信之不疑。

“曾参豈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李白受尽谗言所害，也只能无可奈何。行文到此，难免与他同声感慨。谗言之害，焉能不畏！